

獨
學
廬
五
稿

獨學廬五稟目錄

卷一

重修吳縣學記

重修山陰茅山閣記

潘氏義田記

楊氏祭田記

重修顧仲瑛墓記

顧氏祠堂記

張節婦祠堂記

同善局碑記

張太宜人節孝事實記

重修開元寺記

營泉寺記

無隱菴記

重修大雲菴記

慈溪清道觀記

臨頓新居畧記

守渝記

卷二

顧氏賜硯齋叢書序

吳郡文編序

明八家文選序

存悔齋集序

尚友堂詩鈔序

廣居樓詩集序

續東皋詩存序

借秋亭詩草序

汪允莊詩鈔序

顧仲山遺藁序

江鐵君制義序

古泉精舍圖序

潘公輔區田說序

尚友箇贊序

諸葛孔明

王逸少

陶淵明

王摩詰

陸敬輿

白樂天

歐陽永叔

蘇子瞻

黃魯直

趙子昂

王伯安

沈啓南

文徵仲

顧寧人

韓元少

朱錫鬯

宋觀察年譜序

衛景武公碑跋

明韓襄毅公游西苑記跋

熊經略東園詩卷跋

黃石齋字卷跋

惠氏四先生畫像冊跋

潘功甫區田畝跋

吳蠹濤平苗奏藁跋

岳忠武手札跋

勤儉箴跋

卷三

募開放生池疏

山東按察使張公家傳

農部潘君家傳

節婦張宜人傳

女史湯蘭仙小傳

大悲菩薩頌

顏魯公畫象贊

王文成畫象贊

蔣忠烈公象贊

葉擣菴象贊

張友樵象贊

竹菴和尚畫象贊

宣和硯銘硯爲涿州馮氏快雪堂故物

方竹丈銘

顧竹坡誄

故宮保劉公墓誌銘

有序

俞封君墓表

沈處士墓表

張君墓志銘

并序

威勤公事略

餘杭縣張君事狀

補遺

阿育王傳序

憶秋館詩序

獨學廬五稟卷一

吳縣石韞玉著

重脩吳縣學記

古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所以考禮肆樂而內外交修典至重也我

朝聖聖相承尊師重道凡四海九州一郡一邑無不立學以為士子親師取友之地吳城之學有三其在城西通和坊者為吳縣學春秋二祭吳之縣大夫實主之是學創始於宋之景祐間其後明之宣德九年移建此地先後屢修不一

脩矣迄今歲月既久土木又見傾頽江西萬公臺為吳令建議重脩首捐五百金為之倡邑中人士踴躍樂輸而在城院司守令均分清俸以助其役於是自大成殿以及兩廡三門皆撤其材而更新之其名宦鄉賢忠孝諸祠與夫明倫之堂敬業之亭亦繕宇葺牆塗茨丹般次第畢舉經始於道光六年正月至八月而工告訖工凡用錢八百四十萬有奇而學宮頓還舊觀夫聖人之道高矣美矣遠古以來羲農堯舜代興有聖人之德者皆有聖人之位其有聖人之德

而無其位者惟孔子一人而已孔子表章六經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後天下後世曉
然於君臣父子之倫道德政刑之本三綱以正
百度以貞故知羲農堯舜功在一時孔子功在
萬世當時孔氏之門或曰賢於堯舜或曰生民
未有實其智足以知聖人而非苟為夸大之辭
也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河緯地大無不包
小無不及帝王師之而可以化民成俗匹夫匹
婦師之而可以脩身踐行此所謂上下與天地
同流者也韞玉生年一十有八充博士弟子維

時縣大夫率新進諸生展謁兩楹之下瞻望廟堂小大稽首雍雍肅肅禮成而退迄今五十餘年忽忽若前日事今幸遇賢士大夫之脩廢舉墜而樂觀其成也故不辭蕪陋而為之記

重脩山陰縣學記

道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自羲農堯舜以後文明漸啟至孔子而集其大成故古君子之為政也必原本經術而言六藝者必以孔氏為歸今世守土之吏常以歲時釋奠於先聖先師所以崇德報功示斯民以率循之

路也山陰為紹興負郭首邑舊有學宮肇建於
有宋崇寧初屢廢屢興自乾隆癸酉之修迄今
又七十餘年閱時既久棟折榱崩殿廡門垣罔
弗傾圮前宰吳君某李君某先後倡議重脩工
大費繁不能刻期集事予長子同福於道光五
年移治斯邑下車後邑中人士以前事告乃捐
俸為之倡闔邑搢紳士庶踴躍捐輸爭先恐後
自己酉經始至丙戌仲冬之月工告訖工乃率
邑人入廟展謁上棟下宇美奐美輪三門洞開
兩廡夾峙翬飛鳥革頓還舊觀邑人來請予記

其興脩歲月於麗牲之石竊惟聖人之道如日
月經天江河行地原不以廟貌之興廢為盛衰
然斯人沐浴聖化不有所憑何以申其高山景
行之慕况東南之美實先會稽賢才接武於今
尤烈繼自今斯邑士民服習先聖之訓將有日
新而月異者夫脩身踐行說禮樂而敦詩書士
之業也尊師重道明禮教而厚風俗有司之事
也導揚休美宣上德而通下情史氏之職也予
備貟史館摛文紀事固其職也乃述其顛末而
為之記是役也凡用金錢若干經理其事者教

諭某邑人某某例皆得書捐貲衆姓別石勒名
共垂不朽

修建山陰茅山闡記

昔管夷吾之論水地也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
脉之流通者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其樞在
水是說既傳故後世談治術者必曰水利夫水
之為利於民誠大矣然亦未嘗無害田疇之灌
溉舟楫之游泳是其利也天有霪雨之災地有
懷襄之眚是其害也祛其害而收其利是非人
力不為功山陰為紹興負郭之邑所轄有天樂

鄉其地瀕海往時為潮汐汎濫之地明時劉公
宗周創議建茅山閘以拒江潮於是天樂鄉等
八坂共田二萬二千二百餘畝悉成膏腴沃土
其事垂今將二百年歲月既久閘座傾頽前功
將棄予長子同福於道光五年移寧斯邑因邑
人之請相度厥址諮詢父老及時脩建適有武
生金鰲請任其事爰庀工鳩材諏吉興功閘身
長八尺高二丈二尺濶三丈八尺自底至面疊
石十九層湧洞三每洞濶八尺洞旁立石鑿槽
施板以為啓閉之用閘旁建劉公祠歲時祭享

以申邑人報本追遠之志又建小屋二楹安宿
閘夫自七年七月起至十月告成凡用金錢六
百萬有奇金生獨捐二百萬其餘則各塘長按
畝斂錢以足成之工既竣邑人請勒碑紀其事
竊謂世間事創之難而守之尤不易也此閘自
念臺先生議建以來論者謂其捍禦江潮保護
圩田二百餘頃歲納其稼給萬人之食其利溥
矣而更有利焉者歲旱則收外江之潮可以資
灌漑既之利水溢則洩內河之溜可以免督墊之
灾自在司其事者善為啓閉而已如是而一方

之民享其利消其害庶不負先賢創建之苦心
而此日邑人脩舉之勞亦久而不廢也是為記

潘氏義田記

潘尚書養親事畢將入京供職瀕行令子功甫
舍人以設立義倉之事為請尚書可之其法捐
田二千五百畝編為一莊歲收其租於青黃不
接之時減價平糶以濟夫鄉里鄉黨中之艱於
生計者糶得之錢再行置產積穀以待來年之
用設遇凶年飢歲則以其錢再糶再糶以錢盡
為度如是經畫可以經久可以繼長增高可為

法良意美矣昔范文正公始立義莊以潤其吳中族人垂今七百餘年久而不廢國人每矜式焉將來潘氏義田可與後先媲美然范氏止潤其族而潘氏并及於鄰里鄉黨此孟子所云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與吾聞孔子之告原思也九百之粟可以與鄰里鄉黨而佛氏六種波羅蜜以檀施為第一義舍人弱歲登科早通仕籍而淡於榮利清修梵行深入佛海義田之設既合於儒者任卹之意又符乎佛氏檀施之旨可謂勇於為善者矣尚書此

舉將與文正同垂不朽而自舍人發其端斯真
能貽父母以令名者與予家無擔石之儲嘗懷
解推之願而力有不能聞潘氏之風誠愛之慕
之而不能已於言也故濡筆而為之記

楊氏祭田記

關西楊氏為天下望族其在吳門者莊簡公成
明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莊簡之子大
潔鄉貢進士大潔之子廷樞崇禎庚午解元學
者至今誦其文奉為藝林矩矱初居城西臯橋
其後子孫移居南濠平家巷儒業相承簪纓勿

替雍正閒有名王樟者以舉人起家寧山西永
和移江西分宜善政宜民所至有聲子鰲孫師
曾世守舊德推重鄉黨師曾二子長癸壬次丙
生兄弟既翕勤儉治生癸壬性孝友敦本善族
人無閒言無祿早世丙生繼其志脩葺家譜令
其族人知水木本源之誼復因祖業增置祭田
若干畝在吳縣十二都十六啚代字圩歲取其
租以備子孫墓祭之費乞予為之記予嘗慨夫
吳俗波靡奢淫相尚一婚嫁一燕享必競勝於
人雖破其產不惜而尊祖敬宗收族之義不之

講往往坐擁厚資縱欲敗度以夸豪舉不再傳而冰消瓦解子孫有衣食不給者矣古人所云其興也浡焉其敗也忽焉此無他膏粱子弟不知稼穡艱難雖受祖宗之餘慶而無德以享之也今楊氏兄弟以貿遷有無之業勤而不匱以起其家而又能於慎終追遠之事殷殷然三致意焉可謂知本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鄉之人倘亦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重脩顧仲瑛墓記

崑山之境有水曰綽溪溪之上有綽墩世俗相

傳云因唐時伶官黃幡綽所居之地而名之也
不知其言信乎否也元人顧氏仲瑛之墓在其
地仲瑛者名德輝崑山人家本望族少時豪俠
好義輕財結客三十始折節讀書舉茂才署會
稽教諭力辭不受築玉山草堂於邑園池亭榭
聲伎之盛甲於天下一時名士如楊廉夫黃子
久倪元鎮等皆從之遊至正季年以子官覃恩
封武略將軍飛騎尉錢唐縣男是時天下已亂
仲瑛辟地隱於嘉興合溪張士誠據有吳地辟
之不至明祖既有天下與其子徙臨濠既卒歸

葬綽墩有華亭殷奎志其墓自其葬至今已四百五十餘年蕪穢不治久矣無人知其所在今道光七年有十四世孫宗萃訪得其遺址在金粟菴之下因封之樹之率其子姓修祭埽之禮將欲立石表墓乞予為記予嘗謂士之生於世也遇其時則為霖為楫致其君為堯舜而膏澤及乎斯民不幸遇非其時則韜光匿采以自放於山顛水涯舉人世之富貴爵祿皆不足以動其心而惟期全受全歸以無失其令名若詩所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此亦有道之士所以

自處也仲瑛少負不羈之才置身在當世賢豪間非無意於智名勇功者既而知天下將亂豪傑之流且竝起而逐鹿中原不知其所稅駕則姑隱居放言以優游而卒歲殆孔子所謂身中清而廢中權者與即今問玉山草堂世遠年湮早化為荒烟蔓草之墟乃窮鄉僻壤一杯歸藏之地尚有能表而出之者人豈不貴有賢子孫哉予故不辭荒陋作記勒石於金粟庵中俾後之人有考焉仲瑛當日嘗自號金粟道人此菴之所由名也

顧氏祠堂記

吳城西北隅地名花溪舊有顧氏家祠奉貞孝先生香火歷有年矣祠堂南向五楹四圍皆他姓所居旁門東啟規模未備乾隆庚戌冬隣屋燬於火其廢址隙地皆歸於祠歲月遂巡未遑興作貞孝曾孫有官布政使者亦僅祔於貞孝之室未立專祠道光乙酉方伯之子竹坡倡率族人捐田入祠以供春秋祭祀之費又積其餘息脩理祠屋於東偏建立方伯專祠於西偏建祠三楹以奉合族神主南向開門正其闕閨又

市官中廢地築高墉以為屏障祠之前鑿地為
沼掘土尺許即有清泉湧出池既成報恩寺塔
倒影水中又以形家言在祠東築樓一座以為
升高望遠之所工既落成竹坡屬其孫沅請記
於予予維貞孝先生當明之季以文章行誼重
於一時如古所謂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三傳
而至方伯以名家子起家為雲南通海令厯階
至於藩翰於浙於甘於閩於粵所至有政績威
信及於其民迄今彼都人士無不欲尸而祝之
俎豆於賢人之間而况乎子孫抱春秋霜露之

感則專祀致享禮亦宜之若夫地中有水於易象為師師之為義大也衆也繼自今顧氏子孫椒聊繁衍誦清芬而揚駿烈以昌大其門閭皆於此卜之矣貞孝先生諱國本方伯諱濟美竹坡名增光例皆得書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張節婦祠堂記

嘗讀詩至柏舟之篇而不禁悚然也衛風之變也新臺牆茨醜著宮闈棄中淇上之謠相繼並作其風俗敗壞至於此極而共姜獨能守夫婦之義呼天自誓矢死靡他然後知秉彝之德出

自性生固非習俗所能移也易曰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孔子序詩必始關雎誠以夫婦者人倫
之首伉儷之制定自羲皇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自古聖帝賢王之治天下也常於此兢兢致意
焉

國朝定制凡婦人年齒未及三十而夫亡守節
至三十載之久者有司告於

朝而旌表之而吾鄉張節婦寔膺斯典節婦姓
湯父雲俊清門令族節婦生而貞靜恪守閨訓
年二十有一適儒童張德馨越五年夫死零丁

無所倚孀姑老邁多疾子閨生甫三歲仰事俯育節婦以一身肩之侍姑十六載饑必親供起居溫清婦道而兼子職里黨稱其賢自課其子藉十指以給薪水閨生稍長即令習業治生為之授室聘名門膝氏之女為婦其於舅姑及夫葬祭皆如禮凡守節四十餘年克勤克儉治家有法年七十而終當其未沒時閨生欲為母請旌於

朝節婦不可曰夫亡守節婦道之常安可以是為名既沒閨生不忍其母名節不章陳詞有司

朝廷旌表如律令其後十五年為道光戊子閏生乃小地於長洲桐涇毛家橋側門標綽楔奉主於堂春秋享祀焉予在道光初纂修郡志錄列女千有餘人而節婦未及知洵乎蒐訪之難也今既知其事而又值本家建祠之際閨生以記為請其可默爾息乎因述節婦本末并記建祠歲月於石以補志乘之闕云

同善局碑記

姑蘇城東出葑門不一里有呂祖祠鄉人於中設同善局其局醵衆善姓之金積於中凡遇寒

者施之衣病者施之藥婦人之孀而無依者周
之人死而不能斂者施之棺不能葬者收埋之
有董事各司其事其局創始於葑溪彭氏而謀
樓頭李氏繼之鄉之樂善好施者共贊成其事
有年矣道光初有呂君東林因室人之病禱於
神依方服葯遂獲康強於是捐金大興土木之
功塗茨丹簷因舊謀新復拓祠後隙地以為圃
疊石為山巋然而高峙引泉為池淵然而安流
構以曲室繞以脩廊由是游其地者皆有宴息
之所祠中有小閣奉呂祖香火於其上一夕閣

下素壁忽現這裏來三字摩窠如斗大詢之人
人皆不知其所自來於是衆喧傳以為仙跡勒
其字於豐碑之上植之閣前觀者皆歎祖師靈
爽以為不可思議道光九年東林索予記其事
於碑陰予維乾為天德常以美利利天下而林
林之衆不能盡人而存順沒寧則愁苦顛連無
告之人必有以喚咻而安全之聖賢仙佛皆以
天地之心為心故常以救灾恤患為事人能各
出其力救人之灾恤人之患此為善體天地之
心而亦即聖賢仙佛之心也聖賢仙佛以利物

濟人為心而必藉生人之力而後行此祖師所以顯示靈異以堅人樂善之心與今在局諸公奉行衆善但能久久而無倦則積善餘慶未有涯涘而區區土木之華香火之盛乃菩提達摩所云人天小果有漏之因轉不足多述也

張太宜人節孝事實記

古之人讀書稽古必左荀而右史蓋史以傳其事而荀則繪其儀容凡嘉言懿行觀者一披荀而如見其人雖十世百世而後猶流連感慕焉而不能置是故孝子慈孫之心不忍死其親者

尤於此兢兢致意焉上海王君伯仲文源文瑞
少孤依其母張太宜人恩勤鞠育以至於成立
宜人既沒乃輯其行事募善繪事者畫成圖象
十二幅壽諸樂石而索予為之記予惟婦人之
義無成有終當其伉儷相莊齊眉偕老此固人
事之常亦人倫之樂設不幸而遭其變一旦失
其所天則茕茕孤立形單影隻悲玉樹之長埋
傷瓠瓜之無匹生人悼獨難堪之境無有過於
此者此柏舟之詩所以見錄於宣尼也然如席
豐履厚之家仰事俯育綽然有餘尚可謂存順

而沒寧若夫食貧居賤家無儋石之儲上有衰
親下有黃口之兒以婦職而兼子職以慈母而
兼嚴父則尤難之難矣故

國家功令於苦節尤加獎焉今宜人當先大夫
棄世之時春秋纔二十有七室如懸罄藉十指
紡績以自存而能撫其二子以養以教以至於
成人飲冰茹蘖垂六十年之久卒致家室素封
光大先人之業孫曾滿前壽臻耆耋高朗令終
非積善餘慶安能如是耶惟宜人有是德故有
是福也禮經之言孝子也曰思貽父母令名必

果王君伯仲之為斯畧也將使母氏劬勞之德訓行奕世而垂令名於無窮也豈止尋常風木之感而已哉是為記

重脩開元寺記

吳郡開元寺創建於孫吳時乃今之北寺也初名通元唐武后時易名寶元及明皇御宇令天下大刹改開元之額於是吳中大吏以斯寺當之寺之以開元名由此始大順二年燬於兵火吳越錢氏有國移建於城之西南隅則今之開元寺也寺中有石佛二尊一曰維衛一曰迦葉

相傳晉建興二年自海上淳來然志乘所載淳海之像背有梵字題名而今城南之像佛名乃中國之書鐫於胸次大約通元舊像當時已燬於火今像乃錢氏移寺時鑿石補之耳此寺自明以來屢興屢廢逮至

本朝

高廟六次南巡必詣寺拈香為民祈福而後美輪美奐規模大壯今距乾隆甲辰歲四十餘年山門朽蠹四壁傾頽像設虛存莊嚴無色有豁然和尚至寺瞻禮慨然興脩復之思一日謁善

慶借雲上人言及此事借雲忻然曰先師觀性
和尚在日開堂念佛十方檀越積有供養銀一
宗今堂中僧徒已散此項資財不可虛糜請即
以充開元脩造之用由是鳩工庀財擇日興修
築東西牆垣二百餘丈重葺四天王殿山門其
石佛殿大悲殿臥佛殿及關聖三官二殿次第
脩飾丹艷一新殿前有鼎殿後有鐘皆鎔金更
鑄又於殿庭分植松柏榆樹百餘枝中丞陶公
揭法身圓對四字於中門工既訖功乃消吉日
啓建道場散花供養合郡士大夫咸集而落成

焉夫佛道崇虛本無定相因緣時節興廢在人
昔釋迦文佛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祖師傳衣
授記東來震旦然後如來清淨正法眼藏始入
中國其後南北分宗一花萬葉菩提法藥遍滿
域中今吳中石像至自興元之朝則尚在達摩
未入中國以前豈非聖教將興而此像為之先
聲與今之石像即非常日浮海之像而所以闡
揚大化者寧有異乎彼山川百神有舉即不可
廢况天人之師靈蹟昭著古刹將及千年豈可
任其蕪穢不治耶是役也經始於道光某年某

月至某月訖工凡用金錢若干豁然借雲二公
皆非本寺僧徒而能盡其心盡其力各發虔心
共成勝果不假他人之助準以世間法尤為難
能也予親睹其事因序其顛末以示後人

營泉寺記

竹菴大師住持嘉興楞嚴方丈十五春秋矣莊
嚴佛土結集經坊道場香潔百廢具舉一旦愴
然曰我佛如來不於桑下三宿憇其愛心生也
吾獨胡為久居於此乎乃以楞嚴法席付其徒
覺圓而自移錫於營泉古刹按嘉興地志營泉

寺在桃花里自城西南行五里而遙在野田草
莽之間四方賓客車轍馬跡之所不至非如楞
嚴寺在闢闢囂塵之地冠蓋輻輳而士女奔走
也古之修道者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
師之舍楞嚴而就營泉殆有取於山深林密之
意耶考營泉寺肇基於南宋景定元年歷今六
百載亦屢興屢廢矣明季毀於倭寇之亂西江
白法琮公由楞嚴退居於此重新之人呼為小
楞嚴今師以治楞嚴之法治營泉佇見繙素飯
依岩水赴壑法會中興必能重振琮公之遺緒

與楞嚴相頡頏者昔者善財童子參至彌勒尊者而華嚴樓閣彈指即現今營泉寺之興復也時節因緣意在斯乎予老矣不能芒屨竹杖親訪營泉之勝蒙師屬為記惟有如天宮化城得之於想像之中而已

無隱菴記

吳城迤西多名山方外士每擇其山水佳處以為安禪之地由靈巖至支硎十里而近中閒平岡峻嶺迤邐相接昔履中禪師築精舍於其閒曰無隱菴其後菴主迭更有不肖者廢其業結

訟在官嘉慶初吳令吳公之誠斥去故僧別選
梵行清高者於是庵歸天台澄谷風公而風公
先為尺木彭居士延主吾與菴因令其徒涵虛
上人分主其地其菴左右皆山依岩結屋中為
間梅堂堂之前有老梅花時香雪盈庭堂左為
飛雲閣閣外古藤老木翳蒼陰森其旁曰靜觀
室中奉觀世音菩薩室外聚石為臺泉出石間
曰瓢豐泉泉流曲折行石間曰瀉雪澗澗而為
池曰金蓮池旁有小軒曰湧月軒喬松百尺山
風時至颯颯作海潮音松下有靜室曰清籟寮

脩竹一林回廊繞之曰倚碧廊菴之大略如此
此皆諸檀越為涵虛上人所脩築者也吾聞如
來在世不肯在桑下三宿恐其生依戀心將大
地山河皆空虛無有而何有於一菴然舍衛有
城給孤有園雖在絕塞萬里之外而中國之人
津津能道之蓋因佛而重也此菴自履中開山
以來不知凡易幾主昔之人無聞知而自歸風
公後其地遂為吳中名勝之區士大夫游西山
必過而訪焉以想見風公之高致幾與支硎林
公同此不朽豈非地以人重耶後來者清修梵

行毋忘舊德庶幾長為山靈所呵護也

重脩大雲菴記

吳城東南隅有古刹曰大雲菴元時善慶和尚開山後有僧名吉草菴者住持於此俗遂謠為結草菴其地在府學之東平野空曠竹木叢生西距滄浪亭宋蘇子美幽栖之所南望先農壇封疆大吏歲脩耕藉之禮於此東為平疇阡陌交錯葑溪之水自東來環寺門而西行地雖當闡闢之間而幽深綿邈有山林之趣菴之興廢者屢矣近有蜀僧達玲居之玲公受澹菴老人

受記發願興脩嘉慶戊辰己巳間募築石牆一
百六十餘丈濬放生池脩石塔庚午建大悲閣
至癸酉而訖工舊鐘已啞募工重鑄戊寅建觀
音殿其大殿山門歲久朽敗復自道光辛巳至
丁亥積七年之力銖積寸累次第完繕之由是
大雲故跡頓還舊觀昔日象教東來梵宮琳宇
徧滿中國然南朝四百八十寺今日存者有幾
總緣世無善知識故法席凌替而不振今結草
庵區區之地玲公獨能傾動一時俾檀施之集
興廢舉墜以酬其本師澹菴老人之志可謂紹

隆無替者矣予家距菴不一里暇日杖藜至此
適當茲菴落成之秋因為記其興脩歲月於石
俾後之人有考焉

慈溪清道觀記

慈溪為浙東瀕海之地出縣城東南三里所有
山曰龍山其山自天柱峰發脈蜿蜒南來獅岩
繞其左鵬塔峙其右迴峰疊嶂環抱擁衛山之
椒有清道觀在焉考舊志斯觀係唐天寶八年
建歲久而廢宋紹興三十年道士葉景虛重建
以奉岱宗之神其後屢廢屢興自

本朝康熙辛酉之歲道士張繼祖重脩之後至
今又閱一百四十餘年棟宇朽敗丹青漫漶有
仁和道士王元仁來主斯觀慨然生興復之思
維時吾鄉張公久照達宰斯邑首先捐俸闢邑
紳士皆踴躍樂輸乃於道光乙酉之歲仲春之
月諏吉興工將正殿翼室兩廊道藏鐘鼓樓山
門亭榭以及後宮一律脩整凡三閱寒暑而告
成功計用白金二萬兩有奇創斯舉者為林君
策筠董其事者為應君方來秦君柳漢而錢君
問漁馮君聽帆陳君西竺等共襄其事觀主王

君寄書至吳門索余為之記余生平足跡徧九州而慈溪則未嘗一至於清道觀初不知其興廢之故然每歎天下事易毀而難成况慈溪僻在東海一隅非如通都大邑為士大夫車轍馬跡所輻輳則有所興作為尤難今王君住持未久使春秋古刹頓還舊觀此其道行必有足以感人者十年前余寄居杭城時王君方住紫陽山之文昌殿因而習其人工詩善鐵筆通篆籀之學蓋束脩自好人也因其請不敢以不文辭

蘇城東北隅有臨頓里里中有鑾駕巷今人呼
為鈕家巷即古之鳳池鄉也有鳳池園在焉園
初為顧氏別業康熙間故宗人府丞顧汎葺而
新之嘗記其山池屋宇之盛後其園入唐氏既
而唐氏子孫不能守歸於今尚書潘芝軒先生
尚書令子功甫繪為臨頓新居圖徵予為之記
予披圖而攬園之勝清流繞屋花竹交映有亭
翼然背山面水曰鳳池亭燕居之室環擁圖書
喬松如龍亭亭霄霓之表曰虬翠居岑樓聳然
高出林表芳華迎春繁英如雪曰梅花樓樓下

粉垣迤邐脩廊環之曰凝香徑芳堤夾水平橋
通步飛泉漱石聲如鳴玉曰有瀑布聲幽房邃
室衆喧不到曰蓬壺小隱泉出石間味甘如醴
曰玉泉蘭察東啟空明無碍曰先得月處枕水
作屋中貯法書名畫曰烟波畫船竹木交蔭萬
綠如海曰綠蔭榭園之勝大畧盡於此予嘗觀
古今士大夫志在榮觀繫心華腴盡其形壽馳
騁於名利之場雖其家有園林池館之盛而終
身不及一至者有之功甫門第通華芥拾科名
早登仕籍職居禁近方將致身青雲之上一日

千里而乃惟一邱一壑是愛繪圖徵詩一而再
再而三此其中必有自得之趣非夫流俗人所
能知也羣公賦詩斐然成章因為小記以附於
後

守渝記

嘉慶己未余出守重慶時白蓮教妖人作亂余
奉經畧大臣檄總理川東軍務明年正月賊人
雷士旺冉天元二股領衆五六千人由開縣擾
及重慶初九日至江北靜觀場余聞警即親赴
江北鎮集其衆而告之曰賊蹤雖近此鎮有城

可守爾等勿輕動吾有船三百號泊魯班廟城
果危不能守吾當以舟接汝等過江若不俟吾
號令而擅動者必以軍法從事衆皆應曰諾余
又調渝城兵三百名赴鎮協同防守由是人有
固志賊亦不敢犯其渝城有兵二千余盡令出
城劄二營於浮圖關扼賊北來之路其防江則
調鄉勇一千五百人分為三營檄委舉人劉國
輔武生袁凱監生汪文元分領之設卡江干相
去十里為一汎彼此會哨聯絡聲勢江中渡船
皆拘泊南岸初十日賊至江北鍋廠袁凱等乘

夜以砲隔水擊之殺賊三十餘人有一賊騎馬游奕江干砲穿馬腹過折賊一足生擒之賊氣餒遂焚屍而遁所擒賊姓甘雷士旺之副也解送軍門伏法賊衆既遁遂走上游石板沱渝渡嘉陵江擾及川西諸州縣歷十旬至夏官兵大集冉天元被擒賊始退回川北五月有

旨詢重慶防守官職名督府具以聞余因蒙

恩加道銜方余之守城也城中紳士問計余曰渝城三面臨江金湯險固苟無奸細內應賊不能破也於是申明保甲之法設十家牌每夜輪

一家守夜城中禁夜行天向晦居人即閉戶城上雉堞各燃燈一盞達旦賊知有備不敢犯自正月戒嚴至五月而解嚴城中人恃以安堵無恐也故記此為後之守土者取法焉

獨學廬五稿卷二

吳縣石韞玉著

顧氏賜硯齋叢書序

古之人著書立說嘗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然而作者難傳之者亦不易得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後世所傳僅僅存堯舜二典此外無聞焉即此以觀古人之書傳者什一不傳者什九矣今試取漢唐以來史家所載藝文經籍等志班班臚列者索之其存者有幾當其時作者非不苦心孤詣窮年累月裒然成

一家之言以冀後世賞音者傳之於無窮而忽
焉化為灰燼蕩為烟雲而歸於無何有之鄉雖
其中有幸不幸之數存焉然抱殘守闕發微闡
幽固後死者之責也計自新都楊氏有漢魏叢
書之刻後之繼其事者頗多顧文人著錄往往
詳於古而略於今故昭代之書采者無幾顧子
湘洲今之好事者也

取

本朝人所著之書手自編輯積成百種名曰賜
硯齋叢書上者附庸經史次及方輿物產陰陽
術數之學下至詩古文詞無所不備將授之梓

人而索予為之序昔楊子著太元經謂後世有
子雲復生然後能知我言乎知己之難也湘洲
此舉可為古人之知己矣湘洲又嘗集吳地名
賢之像係之以傳贊梓行於世其尚友古人之
心至深且摯今之梓行是編也猶是尚友名賢
之意也夫

吳郡文編序

長洲顧子湘舟彙輯古今文章之有關吳中文
獻者為吳郡文編一書介司寇韓公徵序於余
觀其序目自漢迄今分為二十八門編成二百

四十六卷矣哉洋洋乎誠藐苑之大觀矣予與
顧子無一日之雅其所為書又未得窺全豹僅
見其序目且古人無一書兩序之例今是編已
有蘭坡朱公之序矣似無可重儂者贅以蕪辭
毋乃有未同而言之咎與然顧子之為是書心
力勤矣有桑梓敬恭之誼况又重以司寇諄諄
之命予雖欲無言不可得也則姑以鄙陋之說
引其端竊維文章一事作者固難述者亦不易
也江左人文著於天下人握隨侯之珠家抱崑
山之璧然著錄之家窮達既殊顯晦亦異史公

作史藏在名山王氏論衡秘諸帳底此蒐訪之難也文章載道古有成言而風語華言亦灾梨棗玉臺宮體每多累德之詞昭明選樓亦收美新之論此選擇之難也又搢紳所作半出於記室典籤若本初檄魏之文陳琳削簡常何注唐之牘賓王捉刀事雖出於代庖文必原其作手而近著流傳姓名無考此徵實之難也又草莽小生動輒著書扇一孔之論肆三端之辨言非擇其尤雅談或出於無稽襲謬承訛動盈卷軸此傳信之難也惟去此四難衷乎一是庶幾可

以發揮鴻業孺齋道真顧子之為是編將以繼
昔賢不朽之業故不揣固陋貢此荒言以為嚆
矢云爾

明八家文選序

古今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章以潤色鴻業
鼓吹休明若漢魏若唐宋皆然獨至有明而寂
焉無聞者豈古今人果不相及與嘗取有明一
代之文觀之一壞於李夢陽再壞於李攀龍由
是文章一塗晦蒙否塞而不可救矣夫崆峒之
文恃其虛擣之氣特虎視一時而胸無蘊蓄以

卦之故如大樽之濩落而無所用若滄溟之文
則如醉人語如夢中人囁語讀之十過初不知
其於意云何書曰辭尚體要此則辭之無體要
者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此則辭之不能達意
者也而當時尚奇好異之士奉之為巨擘謬種
流傳至於國亡而後已此亦文章之厄運也雖
然自洪武迄崇禎二百餘年之閒豈無積學工
文章繼韓歐蘇諸公而起者乎則有如宋景濂
之文如搢紳先生珥玉鳴鑾委蛇殿陛之間劉
伯溫之文如霜松雪竹秀挺不羣高季廸之文

如秋高氣爽清商獨奏方希直之文如貞亮死
節之士嚼齒穿齦握拳透爪王伯安之文如愔
愔德音式金式玉王濟之之文如建章宮闕千
門萬戶規模大壯唐應德之文如神龍出海俊
鶻摩天不受人間羈絏歸熙甫之文如布帛菽
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寶此數公者皆能拔乎
流俗自樹一幟而各極其妙夫豈若彼所謂先
後七子者虛聲附和標榜以為名者乎予以暇
日取家藏數公之集擇其言之尤雅者錄為一
編聊以示文章正軌以繼唐宋八家之後讀者

庶幾識康莊之道而不惑於歧趨也與

存悔齋集序

古今文章之運有一人振興必有一人繼乎其後如唐有昌黎即有李翹孫樵等為之羽翼宋有廬陵即有尹洙穆脩之徒唱和其間孔子云德不孤必有鄰夫文章則亦有然者也

高宗朝南昌文勤彭公以燕許大手筆供奉

內廷者數十年總持天下文章之柄維時萍鄉劉金門先生寔為彭門入室弟子先生少稟異才年未及冠即舉於鄉入京早受業於彭氏之

門後入翰林官編修不及二年即超升學士凡遇

朝廷有大著作無不與聞於其間其所學經史百家無不洞悉其源流而於朝常國故尤所熟習凡

祖宗神功聖德皆言之鑿鑿可據尤熟於乾隆一代事跡當時

睿吟五萬

聖文盈千朝夕觀摩明辨而慎思之故於一時文治武功皆能一一道其本末而於域外四裔

山川夷險族類分合無不了然爛熟於胸中文
勤在時倚之若左右手也

純皇帝之初生也往時宮監相傳有誕降在熱
河之說先生纂修

實錄定為誕降在

雍和宮以

御製詩注為証當時服其精當他人不及知其
後

仁宗升遐大臣撰遺詔沿舊說之訛後知其誤
至追改

詔書然後知先生史筆謹嚴非他人所及也先生所為文博於古通於今炳炳鱗鱗龍文虎脊直欲上追司馬班揚若唐之李衛公宋之周益公世所稱臺閣文章者以先生方之不足多矣文勤嘗病歐陽氏五代史之簡略欲如裴注三國之例補注之未及成書臨沒以其稿付先生先生遂博采宋人載籍窮二十年之心力續成完書今已授梓行世似此任重致遠之事非先生其孰能之先生既沒令子元齡等輯其遺稿有經進文八卷駢體文二卷散體文四卷古今

體詩六卷館課詩賦五卷集杜集古詩三卷杜
詩話五卷都為一集名曰存悔齋集仍先生之
所命名也謂余與先生交最深屬為序因以此
應其命

尚友堂詩鈔序

國家設科取士士人萃於一榜者謂之同年合
四海九州之人一旦脩昆弟之好文章相契意
氣相孚雖數千里而遙若比鄰也廣州陳君雲
門與予同登乾隆庚戌榜君既成進士歸家養
望名在銓部官應宰一縣未及就選而沒君之

沒也春秋纔四十耳古人四十強仕方當服官受祿之初設天假以年必將出其平生胸中蘊蓄以大有為於時俾政績登於

天府膏澤及於輿人乃不幸無祿齒不及中壽費志以歸道山豈非命與道光丙戌君之令子有功來吳門持君所著尚友堂詩鈔一卷問序於予因受而讀之其間述風土紀交遊撫時感事一一以真性情發之不為華言風語以取當世之譽蓋藴然有德者之言也君於登第後即杜門息軌未嘗為四方之游而予一生車轍馬

跡未嘗至兩粵故與君雖同榜寔未有一日之雅接杯酒殷勤之歡今乃讀其書想見其為人不能無頰弁雨雪之思焉當嘉慶之初元也有詔舉天下孝廉方正之士粵東封疆大吏卽舉君應其選非君令聞令望著於邦家烏能及此予生不及識君猶幸後死而得序君之詩如青蠅之附驥尾一日而千里夫亦苦岑之樂也是為序

廣居樓詩集序

嘉興沈硯畦太守向在蜀與予共事威勤公幕

府習其人倅儻有經濟才予歸田二十餘年無從得其消息道光戊子硯畦解組南歸顧予里門歡然遣故袖中出其從祖元洲先生遺集二冊凡八卷謂將付梓人而索予為之序予維古今士大夫之膺榮名於世者其道有三門第也科名也文學也魏晉六朝以降世重門第公卿子弟落落布列於巖廊之上如南都王謝北地崔盧無不致身通顯榮名史策此士之以門第重者也漢時公孫宏董仲舒以對策起家致身青雲之上而隋唐以後設進士科迄今千有餘

年公侯卿相固不出乎其中此士之以科名重者也古人不朽之業有三立德立功與立言竝重士子束髮讀書無不懷鉛握槧以著書立說為事文如韓歐詩如李杜皆足以膾炙人口傳諸無窮此士之以文學重者也若元洲先生以吳興華胄上承東陽八詠之遺流風餘韻世傳儒雅則門第勝人矣起家進士

廷對以第一人及第入詞垣掌文衡則科名勝人矣生平束身砥行敦經悅史嘗建希聖堂為講學之所一時賢士皆願從之游則文學勝人

矣士人有一於此皆足以名世况先生兼此三者而其詩又溫柔敦厚深得聖人詩教之原此必當傳示藝林以為後生模楷豈可藏諸名山而已乎硯畦歸田之初即以此為首務可謂數典不忘其祖者矣予生也晚不及奉先生之教然忝附芳塵之末則香火因緣固有曠世而相感者故為序而歸之

續東臯詩存序

古王者之有天下也必有輶軒之使采列國之風謳貢之王朝俾四方風俗奢儉貞淫天子常

了然於心目之間垂於後世頌其詩者可以論其世而知其人然則詩之所係不綦重哉然周之興也會於孟津者八百諸侯逮春秋之世載諸方策者尚有七十餘國而國風十五此外皆闕焉無聞豈其地其人無一詩可傳哉周道衰微采風之使不出雖有詩皆佚而弗存焉耳江蘇之邑有如臯一彈丸之地也地近海濱士大夫車轍馬跡所不至然其人習詩書而尚文采風雅之士踵相接也乾隆中有邑人汪君璞莊蒐羅其邦人之詩自宋元以迄

本朝共三百七十餘家分為四十八卷合為一
集名曰東臯詩存既授梓行世矣維是汪書成
於乾隆丙戌至今道光庚寅又歷六十五年後
來之秀蔚然興起今黃君楚橋亦如臯人也繼
汪書之後廣收博采復得四百餘家即名續東
臯詩存將付剞劂而問序於余余維士之生斯
世也必尊其父母之邦聖如孔子序列國之詩
皆曰風獨於魯詩列之於頌明其有所尊也詩
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無知之物古人且
致敬焉况詩人之長言詠歎可以感發人心而

為考獻徵文之助者乎存其詩即所以存其人
此邦之人風雅道存不致散失而無徵者黃君
與汪君可以後先媲美也矣

借秋亭詩草序

余自鄉舉後即奔走四方既而服官中外於故
鄉後來才雋均茫然不知其姓名自五十以後
解組歸田訪求嘉士吾友吳玉松張蒔塘兩公
皆盛稱蔡生才蔡生者名雲號鍊根積學工文
吳下高才生也洎余主講紫陽書院覽生詩若
文果清通簡要一規一矩有先正之典型余雖

不識其面而心愛其才望其早有知遇以致身
通顯無如久困場屋竟老死諸生中往年有吳
氏以生試帖付梓余既序而行之矣頃道光庚
寅秋有程生嶺梅亦蔡生門下士蒐羅蔡生古
今體詩編成借秋亭詩草七卷授之梓人亦索
序於余借秋亭蔡生所居之室也余因覽其詩
清通簡要如其文余因思詩之為道也以性情
為之體以諷諭為之用書曰詩言志古之詩人
不過各道其意中之所欲言所謂在心為志發
言為詩而世運之盛衰風俗之貞淫與夫生人

之忠孝節廉一切可歌可泣之事皆寓於其中故孟子以詩為王者之述自唐宋以後以詩取士而士皆爭奇鬥巧以求勝然後詩體日變亦詩境日開如韓退之蘇子瞻詩中之霸才也李長吉楊廉夫詩中之魔道也此皆求勝於辭而不求勝於意惟務炫燿世人之目以為快古人溫柔敦厚之教微焉矣今蔡生之詩本之於性情用之於諷諭惟取辭達理舉而不襲夸多鬪靡之習正始之風猶存焉是可傳也

汪允莊詩鈔序

余與小雲司馬締紀羣之交有年矣其一門風雅當代艷稱之淑配允莊夫人今之曹大家也幼懷貞敏性耽墳史心聲心畫妙絕一時近歲輯明人詩裒然成集付諸梓人以行於世余得而讀之覩其蒐羅之富抉擇之精中心欽遲已久頃以所著自然好學齋詩鈔見投問序讀之累日其旨遠其辭文其律在錢郎溫李之間而不落蘇黃豪縱之習可謂古風人之遺矣夫東南文章之盛莫過於六朝然王氏青箱之業人有集而不聞閨閣有人謝家羣從若芝蘭玉

樹之生在庭階而以道韞之多才僅著柳絮因
風一語此外無聞焉豈墨守夫禮經內言不出
之訓故秘而弗宣與抑恩孔子刪詩首序關雎
一什其詩出自宮闈其他若雞鳴若桑落諸篇
皆出自巾幘中聖人未嘗不錄蓋坤之為道內
柔順而外文明大易所以著黃裳之元吉也今
允莊夫人以出風入雅之才為茹古含今之語
而又得才子為之配閨房靜好琴瑟和鳴此真
文齊福齊人生適意之遭無有過於此者亟付
梓人天下之寶令天下共見之可也

顧仲山遺稿序

古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然則文藝者士之末務也雖然文藝亦豈易言哉國家設科舉以網羅天下士公卿大夫皆由此出其身以自獻於王庭凡高明之士其文必磊落而英多沈潛之士其文必細意而熨帖蓋言為心聲而文又聲之精者藻鑒者觀其文即可以知其人焉顧生仲山自嘉慶十年游於吾門其人端介自好忠信待人粹然儒者也其所為文約六經之旨深入聖賢闡奧不隨風氣為轉移近三十年來

吾鄉之文凡三變嘉慶初當路者有愛古之心
而學者遂於竹書路史汲冢古文摘其隱詞僻
字以矜其淹雅而文一變其後崇尚選學雕章
琢句煽鶴栖蘭雪之餘習而文又一變其後一
二大人先生以清真雅正訓士而學者相尚自
戰自以為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其實墮入空疎
轉令偷腹者藉以藏拙而文又一變凡此風氣
波靡每下愈况仲山則守其故步不隨流俗轉
移可謂有志之士矣乃以仲山之才之學浮沈
諸生三十年歲科兩試未嘗不列在高等而鄉

試屢黜於有司坐視後生小子粗習咈嘒即掇
科第以去而仲山抱其絕人之技僅僅以廩膳
歲滿貢入成均殆所謂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者
耶嗟乎世無哲匠使楩楠杞梓朽蠹於空山之
中而人不知是誰之過與仲山既死二三朋舊
收其遺稿醵金開雕以行於世當世必有賞音
者

江鐵君制義序

制義為文章之一體所託甚高其體代孔孟立
言非三代以上之書不敢述非尋常論說之文

所可同日語也近日操觚之家不守先民矩矱以致文章日敝而約舉文章之敝大畧有三讀書不多也析理不精也用心不深也惟讀書多然後能達天人之奧惟析理精然後能探聖賢之蘊惟用心深然後能去陳言而發新義否則稗販於房書闡義之中相與習成雷同剿襲之說而已矣江子鐵君為先輩叔雲先生之文孫少承家訓脩學好古旣長從彭尺木汪愛廬兩先生游觀摩奮厲務漸深造古人堂奧最後游於錢辛楣先生之門聞其微言緒論所學益有

根柢其所為文一以先正為宗雖不諧於世俗之好弗顧也嘗集有明至今三百年以來諸名家之稿詳加抉擇取其合者手錄之裒然成帙於斯事可謂三折肱矣予嘗謂文章有難易兩途若班揚文之難者也歐蘇文之易者也即以制義而論為其難者文止大力諸公是也為其易者大士陶菴諸公是也予生平為文往往出之以易而江子好為其難趨向不同然而文相善也善乎莊生之論斲輪也曰與其甘而不固毋寧苦而不入若江子之文殆寧居其苦而弗

屑於甘者與江子積平生所作僅二百篇其及
門之士將付諸梓人余因以荒言引其端特以
告夫當世操觚者

古泉精舍圖序

古時無錢市人以所有易所無而已自太公立
九府圜法之制以為幣而始有錢名錢者泉也
欲其如川之流而不息也其形似刀而微弓免
其首牝牡相銜聯九錢為一環故曰九府圜法
其後周景王鑄大錢始有肉好輪廓如今形漢
時鑄五銖錢論者以為輕重適中然史云黃牛

白腹五銖當復則其錢亦代興代廢劉宋孝武
帝鑄孝建錢始載年號於錢之陰後世因之然
李唐開元通寶錢鑄於高祖武德間統一代之
錢若此彼自為文言與元宗之開元年號無涉
宋元以來一朝之錢必載一朝年號此又因開
元之號而訛傳者也至于古錢又有不鑄字者
或作星斗或作龍鳳龜魚或作男女秘戲之狀
此皆官府所以供玩弄而非塵市通行之幣也
本朝康熙間有福建疆吏奏請州縣多用古錢
應否禁遏部議令一概古錢悉行銷毀

上意不謂然令羣臣集議準古錢與今錢兼用
大哉

聖人之道思深慮遠成此稽古同天之治設使
古錢禁而不行則世人孰肯畜此無用之物勢
必至於銷毀無遺而歷代錢法亦不可考矣乾
隆閒平定西域彼土無銅因鑄銀為錢仍遵用
中國年號此又足以徵我

國家聖武布昭無遠弗屆古今所絕無而僅有
者也顧子湘洲嗜學好古廣收古錢集成錢譜
又名其所居為古泉精舍而屬崑山王君椒畦

繪為圖索予為之序因為述古今錢法大概如此至近年錢法大壞又自有說

國初始鑄順治錢重十分其後增至十二分康熙錢因之雍正時曾改鑄重錢每錢重十四分未幾以工費太繁仍復舊制今產銅之地開採日久硐老山空銅值日昂而匠工鑄火之費又數倍於往時匠人欲符每千七斤半之制不得已襍礦於銅故其錢龐脆而易毀考漢錢五銖不過準今六分開元錢每千重六斤四兩則每錢不過十分即日本國產銅之地所鑄寃永錢

亦止重八分以今計之與其重而易毀不如輕而久存如仍依

國初順治錢之例每錢重十分為率則工料寬裕錢可美好而久存職在司存者此事亦當早計也管見所及因附於此

潘公輔區田說序

嘗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夫凡人一日不再食則飢則食固為生人第一事矣我

國家承平垂二百年斯民老死不見兵革當其際者以生以息優游太平之世可謂幸矣然天

下土田止有此數而生齒日繁斯民雖逢樂歲
生計常苦不足非盡民之不能謀生也古云地
無遺利而今日四海九州絕無曠土閑田矣古
云人無餘力而今之人雖欲勤其手足無地可
耕矣此固牧民者之大憂也其可不思他計乎
考元人王楨農書中有區田一法其法創自伊
尹以救當時七年之旱

國朝孫氏宅揆王氏心敬各演其說以為一畝
可得穀三十鍾而雍正閒直隸巡撫李維鈞曾
在保定試行其法一畝收穀十六石是其事鑿

鑾可行頃余曾發為策問以課書院諸生而諸
生中無一人知區田為何等事者甚矣儒生俗
吏不識時務而留心經世之術者難其人也潘
子公輔以高門華胄心焉胞與業已請於尊甫
尚書設立義倉捐田積穀以備鄉里不時之需
矣又以負郭之田五畝募人試演區田法時時
親詣田間指授方略及秋而大穰因著為區田
說一冊凡治地播種耘耔灌漑諸法無所不詳
又著勸農歌二十章其間所引

列聖訓言以及古今諸家之說無所不載暇日

余余受而讀之見其苦心敦勸不憚言說之
煩真所謂一民飢若已飢之者矣又觀其所糴
田中新稻一科發十餘穟一穟結穀三四百粒
由此計之但能精其法則古人所謂一畝三十
鍾之說豈妄也哉爰為序其書俾行於世彼農
家者流果奉行弗怠將見歲歲粒米狼戾豈有
二補不給之患耶

尚友箇贊序

甚哉友道之難言也古之人合志同方營道同
術夫是之謂友志不合道不同雖昕夕聚處藐

若山河耳志合矣道同矣萬里猶咫尺也千秋
猶旦暮也是故孟子論一鄉善士推之於一國
推之於天下猶以為未足而必尚友夫古之人
豈鄉國天下必無一人焉可與通同心之言敦
斷金之誼哉惟見夫古之人言論丰采實有足
以動人欣慕者故不禁頌其詩讀其書論其世
而想見其為人也三代以前遠而不可溯矣漢
京東西非無瑰奇豪傑之士而史冊簡略不詳
迨六朝以後著述漸興其人雖往而頌其詩讀
其書不啻親就夫人之側而與之聲歎於一堂

矣沈子秋帆工於畫家藏古人之像不下百餘種暇日屬其摹得一十六人彙成一冊各系以贊常陳於几案間而古人之德容道貌宛然常在心目間名之曰尚友齋所以志執鞭之慕也

諸葛孔明

東方一士史稱奇雅高卧隆中周知天下天不祚劉爻精既謝有臣如此弗一方夏

王逸少

右軍清真才識過人文武兼資料事如神生不逢時至寶沉淪即論翰墨曠世無倫

陶淵明

五柳先生少游山澤偶現宰官不遑緩席左琴
右書以永朝夕心慕至道弗為形役

王摩詰

輞川居士烟霞成性刊落世華精脩梵行畫既
超凡詩亦入聖良貴在身肯汙偽命

陸敬輿

宣公輔唐槃槃大材縕縕從公宗社再綏艱難
共濟安樂則猜忠州遠謫窮途可哀

白樂天

古之詩人忠孝為本長慶一編心存補袞微言
諷諭不激不憤言之無罪聞者足警

歐陽永叔

歐陽在宋文章指南師法昌黎如青出藍金石
千卷平生所耽網羅散失史乘同參

蘇子瞻

眉山三蘇長公其尤心通六藝囊括九流華省
非榮窮海非憂曠然天真與造化游

黃魯直

熠熠坡仙奇才闊生涪翁晚出乃與抗衡彼任

自然此必力争一時瑜亮孰能重輕

趙子昂

天水王孫少淪田野筮仕新朝位躋華臘守節
達權士各有取微子歸周稱於尼父

王伯安

新建王公才兼文武宛轉封疆奔走禦侮惜哉
大材所遇非主若在明時方叔名虎

沈啓南

鬱彼相城中有逸民優游林壑脫略公卿不慕
榮利以養其真工書善畫朝野知名

文徵仲

衡山文叟古之端人廉以處世靜以脩身積善
餘慶子孫益振清門文采五世傳薪

顧寧人

世間處士上應少微求之當代此君庶幾著書
垂訓皆治亂機謂王佐才夫誰曰非

韓元少

昭代文章首推文懿今文變古起衰式靡豈惟
能文能斷大事

國撤三藩公倡其議

朱錫鬯

朱子竹垞東南之美勤學稽古寔事求是作為文章出入經史小碎篇章餘霞成綺

宋觀察年譜序

汝和宋文之守和州也予從事於幕府凡一切刑名錢穀諸務皆得與聞公愛民如子終日坐堂皇聽訟若與家人語必反覆得其情既得其情又必委曲周旋使兩造之人各得其所而後即安和俗貴男賤女生女者或不舉公創建育嬰堂收養民間遺棄嬰孩置瀕江洲田取其租

以充經費為久遠之計州境臨江夏秋風信不常舟行者每遭其險公於針魚嘴地方設立救生船以備不虞乾隆乙巳歲旱大饑公請帑賑貧復出私財製棉襖以給百姓之寒無衣者明年春大疫公令人四鄉收埋路斃骸骼此皆予目擊其事可以傳信者也其後守泰安守濟南督山左糧儲其實心實政彼中人士皆能言之予不多述也夫世之牧民者養尊處優竭百姓之脂膏以營其私而其視閭閻之歡愉愁苦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動於心亦未嘗不

躋高位享榮名試問其心其能不愧怍於天人
否耶若公之莅官行政可謂盡心焉者也此公
自著年譜自始生以至於老事迹咸備其歸田
以後處分家事秩然有法而於

國家若水旱兵戎諸大事亦必載之以筆殆古
所謂身在江湖而心存廊廟者與公年垂大耋
高朗令終在邦在家人無閒言可謂篤寔君子
矣予知公最深讀其書慨然想見其言之顧行
行之顧言而不勝山陽之慟也故直筆敘之

衛景武公碑跋

此碑在陝西醴泉縣碑高一丈三尺廣四尺七寸書凡三十九行每行八十一字今僅存上半截四十許字下半截磨泐殆盡立碑歲月及書撰人姓名皆不可考顧亭林金石文字記載顯慶三年三月許敬宗撰王知敬書蓋據金石錄所云也衛公薨於貞觀二十三年陪葬昭陵今醴泉即古昭陵地也知敬懷州河內人武后時官麟臺少監見新唐書王友貞傳史稱其善書隸是當時亦有書名者其書秀勁端正與歐虞褚薛在伯仲之間今人但知歐虞褚薛未有言

及知敬者一藝之微其傳不傳乃亦有命哉

明韓襄毅公遊西苑記跋

昔乾隆嘉慶之間韞玉以脩撰備日講之員職司

起居嘗三至瀛臺第一次

廷試武進士設

御幄於紫光閣前

上親臨校閱諸進士以次馬射既畢諸皇子皇孫相繼習射無不磬控如飛挽強命中維時講官侍直階下仰見

本朝以弧矢開基雖在承平不忘武備之意第
二次以臘月八日冰嬉

上御冰牀行冰上文武官皆從內務府子弟分
隊執旗持弓矢疾行冰上往來如駛隊伍如一
穿旗門而過迴身仰射綵球中者受賞於此見
皇朝家法於燕嬉中亦寓習武之義第三次以
京察一等在瀛臺引

見觀光之下藉得見臺池苑囿之盛從此出為
外吏不復得窺

禁近之地今歸田已久忽睹明臣襄毅韓公此

記因而振觸舊事歐陽子所謂顧瞻玉堂如在
天上也明時門禁甚嚴二三大臣一至西苑侈
為非常奇遇而韞玉生逢

聖明之代以踈遠小臣乃得三至其地翔武於
靈臺靈沼之間其遭際為何如哉爰附綴於此
自鳴榮幸之私且備西苑掌故云尔

熊經略東園詩卷跋

此卷顧子湘洲所藏係公在請室時所追書東
園舊作方其解官閒居而詩中時露老驥伏櫪
之志及其再起竟為極人所構身遭奇禍跋中

所謂悔且愧云云洵由衷之語也有臣如此而
不能用明之社稷不亡何待或云公素善道術
其死也蓋託於尸解此或出於愛公者之辭然
仙不仙姑勿深論而其浩然正大之氣定與日
星河嶽長留天地之間耳

黃石齋字卷跋

此卷作於甲申八月則明亡已後之事也石齋
先生此時方委身唐王故在閩其後與

王師戰於徽州兵敗被執不屈死此亦尋常志
士所能惟其在崇禎朝目擊楊嗣昌等朋奸誤

國盡忠極諫言人之所不能言此則其難能者也乃思陵疾之如仇至欲斃之獄中亡國之主真別有肺腸哉乾隆四十二年追論明季諸臣先生得謚忠端道光初今上又允羣臣之請從祀

文廟兩廡易有之君子道長則為泰君子道消則為否先生一身危言讜論不能申於當世之間主而幽光潛德乃發於易代之

聖皇即此一事可以悟國家盛衰之故矣

惠氏四先生畫像冊跋

吾鄉惠氏經學當世所共知讀其書無不想見其為人然哲人往矣今世更無有一人曾望見其顏色者今吾披覽此冊一日而得識四先生之德容道範何其幸與向時吳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惠氏分其種植於庭故世人稱惠氏必曰紅豆惠氏既衰紅豆亦顯賴近年聞其地復歸惠氏而紅豆亦復榮惠氏子姓必有振起而繼先人之清芬者是則鄉人所同心願望者也

潘功甫區田畝跋

孔子云君子謀道不謀食言學道之人不當自

私其身若他人之食固當百方以謀之如后稷教民稼穡周公陳豳風豳雅之詩何莫非為生人糊口之計今世農事未嘗不勤地利未嘗不盡而民食常不足者則以生齒日繁之故也昔伊尹為商之元聖遺有區田法而後世莫能行之功甫舍人於道光八年小試其術而有效因著其說以為農家者勸果其術大行則生人無艱食之患豈非君子之善謀者乎

吳蠡濤平苗奏稿跋

蠡濤先生抱文武兼資之才博通古今服官中

外屢贊戎韜乾隆閒安南酋人阮光平逐其主
黎維祁而據有其國嘉勇侯福康安奉詔出師
先生在幕府維時阮酉敏關納欵文武官身在
行闈者無不慄憇進兵先生力主受降之說謂
撫馭外夷之法但取其恭順而已阮與黎我何
擇焉若耗費中國兵馬錢糧而代他人爭國殊
為不值福公用其謀入告

高宗深以為然由是納欵班師阮酉入覲邊境
敕安至今無事先生之意卽唐時魏徵諫伐高
麗之意也此文稿四卷乃嘉慶初兩廣總督吉

慶平苗時先生在幕府所作思慮周詳詞理精密古人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者也其寓撫於剿仍是綏靖安南之故智耳夫苗人叛服無常若鳥獸之聚散以有虞氏之盛而征之則逆命舍之則乘格讀先生諸文告深得武侯攻心之法令姪編山刺史收其遺草裝成四卷暇日示余因綴數語於紙尾并述安南舊事俾後之人有考焉

岳忠武手札跋

古人云言為心聲字為心畫岳王以忠烈之性

發於詰言自有走風霆裂金石之氣後世寶之
當如赤刀大訓不徒相賞在翰墨間也

勤儉箴跋

書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勤與儉聖人諱諱以
訓後世然而不可以誤用也如卿大夫勤其職
士人勤其學庶人勤其業夫是之為勤若乃大
人而親細事摺紳之家察及雞豚園樹葵而妾
織蒲此皆古賢所譏乃鄙也非勤也衣食有節
婚嫁喪葬有程夫是之為儉若乃高明之家坐
擁厚貲布被況粟欺世盜名利析秋毫一錢如

命親戚故舊雖飢寒不知存恤視援其一毛有如剝膚之痛乃吝也非儉也善守勤儉之箴者勿墮入鄙與吝之中則善矣吾鄉蔣坦庵先生有勤儉箴爰為之廣其義